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  
 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 卷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魯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龍於... 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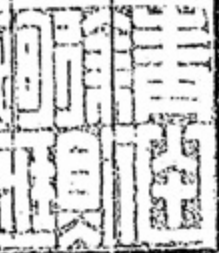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

君唐高祖

唐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後徙家武川其七世祖  
暉當晉末據秦涼以自王至淵祖虎西魏時官至太  
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  
國家周代魏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淵性寬  
仁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以故文帝與高  
祖相親愛事隋歷榮陽樓煩二郡太守召為衛尉煬  
帝征遼東遣高祖督運糧于懷遠鎮楊玄感將反其  
兄弟從征遼者皆逃歸淵先覺以聞煬帝遽班師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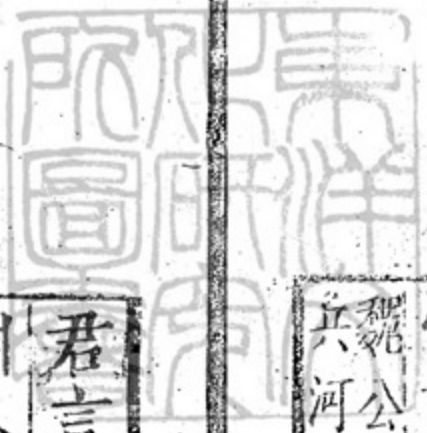


淵爲弘化留守以禦玄感詔關右諸郡兵皆受淵節  
度是時隋政荒天下大亂煬帝多以猜忌殺戮大臣  
嘗以事召淵遇疾不時謁淵有甥王氏在後宮煬帝  
問之于氏對以疾煬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益懼因  
縱酒納賂以自晦十一年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擊  
龍門賊毋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以  
築京觀盡得其箭于其尸突厥犯塞與馬邑太守王  
仁恭擊之隋兵少不敵淵選精騎二千爲游軍居處  
飲食隨水草如突厥而射獵馳騁示以閒暇別選善  
射者伏爲竒兵虜見淵疑不敢戰淵乘而擊之突厥

敗走隋主以淵爲太原留守初淵娶竇毅女生四男  
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  
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  
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  
德與右勳侍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  
民善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  
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  
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  
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  
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



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  
 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  
 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  
 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  
 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  
 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  
 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  
 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  
 帝業成矣是年羅藝起兵涿郡漳南竇建德稱長樂  
 王魯郡徐元朗兵起李密擊敗東都兵稱  
 魏公梁師都起兵朔方武威司馬李軌起  
 兵河西稱涼王蕭銑起兵巴陵稱梁王世民笑曰



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志  
 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友善文靜欲因寂開說  
 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  
 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  
 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  
 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  
 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  
 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告  
 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  
 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



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柰何正須從之耳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曰

鎧武士發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起兵時建成元古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懼甚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爲兵東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賑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仁恭侍兄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豈爲民父母



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來候問武周  
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廩爛  
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仁恭坐聽事武周  
上謁其黨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  
動者於是發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  
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鴈門郡  
丞陳孝意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武周與突厥合兵  
擊破之孝意奔還鴈門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  
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  
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遣以

狼頭纛武周遂卽皇帝位引兵圍鴈門陳孝意悉力  
拒守旣而外無救援屢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  
誓以必死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武周進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  
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  
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  
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于長  
安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見軍大集疑淵有異志欲因  
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城之  
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晉陽府司馬



劉政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  
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  
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爲  
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  
之也于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建成元吉  
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  
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云  
欲舉義兵迎主人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  
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  
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

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  
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  
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  
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  
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  
掩耳盜鈴然逼于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  
告突厥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資鉅萬交結豪  
傑雄于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龍右盜起金城令郝  
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方授甲置酒饗士  
舉與其子仁杲及同黨十三人于坐劫瑗發兵囚郡



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招集羣盜掠官牧馬  
賊帥宗羅睺帥衆歸之將軍王甫綰將兵一萬屯抱  
罕舉選銳二千人襲之遂克抱罕岷山羌會擁衆一  
萬歸之舉兵大振以仁果爲領軍元帥羅睺副仁果  
分兵略地取西平洮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衆  
至十三萬已而薛舉自稱秦帝遣仁果將兵圍天水  
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  
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  
之同甘苦遇敵以身先之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  
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

野爲爲驚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  
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  
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  
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李  
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李密復取回洛倉突厥  
遣使送馬千匹詣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  
受書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  
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  
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耳當爲汝費之  
不足爲汝費也淵命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私謂文靜



伊與  
不敬  
塔借  
兵之  
別意  
通

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  
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  
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淵以子元  
古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官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  
眾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  
帥其眾以從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貧乏豪傑隨  
才授任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遣宋老生  
帥精騎二萬屯霍邑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  
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劉文靜至突厥請兵且  
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

突厥始畢大壹是時李密攻洛陽淵以書招李密密  
自恃兵強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  
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  
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  
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  
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儉  
養威徐觀蜂鷁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復  
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  
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第攀鱗附翼惟冀早膺  
圖錄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



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兩久不止淵軍中糧乏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乘禾穀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城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

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在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趣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



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乃與建成陳于城東世民陳于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墮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壯士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曰隋氏吝惜勲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于用兵乎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

文靜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會淵喜其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皆企踵以待義兵瓌久在馮翊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



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

所屬不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是時隋將王世充與李密相拒於洛陽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漳關世民徇渭北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世民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



使白淵請期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趣長安  
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  
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  
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  
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  
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遂攻之約毋得犯七廟及代  
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  
唯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  
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  
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閣下

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  
隋苛禁初淵起兵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  
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  
問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唐王淵遣李孝恭張道  
源招慰山南山東諸州下之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  
月餘復使彖顯和夜襲文靜營文靜悉力苦戰顯和  
敗走通勢益蹙或說通降不從及聞長安不守家屬  
皆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  
顯和卽以城降文靜遣竇琮顯和追之及于稠彖結  
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命左右射之顯



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兼秦公長史遣至河東城下招諭通守堯君素君素曰公爲國大臣奈何負國更爲人作說客耶通慙而退唐王淵遣使徇巴蜀下之武德元年三月宇文化及殺隋主於江都隋越王侗稱帝于洛陽隋以唐王爲如國總百揆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

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未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宇文化及發江都隋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據江表十餘郡建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隋將段達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分兵守之而還唐王卽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改元武德時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唐初起兵資



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長安多暴橫唐主優容之唐脩律令置學校唐主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日賜御膳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嘗有敕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當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于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唐立四親廟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



為齊王唐以永安王孝基為陝州總管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唐主淵廢隋主侑為鄆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云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公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先是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眾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進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暮竇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世民擊仁果于扶風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舉謀臣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師都等不納其使薛舉



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爲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舉進逼高墟游兵至于幽岐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得瘧疾委軍政于劉文靜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挑戰慎勿應也文靜欲耀武以威之乃陣于高墟西南恃衆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劉弘基等皆沒世民引還長安舉遂拔高墟文靜等皆坐除名唐詔廢隋離宮郝瑗言于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舉卒子仁果嗣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遂冊

拜軌爲涼王是時李密與王世充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薛仁果之爲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而死由是寢弱世民至高墟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遣兵營于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



仁果

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數十陷陳羅喉軍潰世民帥  
騎二千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  
失也遂進圍之仁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  
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  
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何也世  
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  
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  
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  
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  
果兄弟及羅喉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

銜恩皆願效死師還長安斬仁果于市唐以世民爲  
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堯君素守  
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  
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  
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謂  
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  
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固糧足大事未  
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  
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  
恩引兵圍之初宇文化及遣使招隋幽州將羅藝藝



日我隋臣也斬其使爲煬帝發喪臨三日竇建德高  
開道各遣使追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  
也遂與漁陽上谷諸郡皆奉表降唐唐以爲幽州總  
管其將薛萬徹萬鈞亦皆授以官爵竇建德帥衆十  
萬寇幽州藝將逆戰萬鈞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  
若使羸兵阻水爲陳彼必渡水擊我萬鈞請以百騎  
伏于城旁俟其半渡而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大破  
建德相拒百餘日建德引還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  
汗爲歸義王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高  
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唐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

郎二年二月唐定租庸調法先是李軌稱帝于涼唐  
冊使至涼州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曹珍曰隋失其  
鹿天下共逐之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必欲  
以小事大請依蕭答事魏故事軌從之遣其左丞鄧  
曉入見奏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唐主怒始議  
討之王世充篡位廢隋主侗爲潞國公尋弒之初隋  
煬帝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奔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  
爲主不果入爲中國喪亂伏允還收其故地唐主卽  
位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  
起兵擊軌遣使入貢請順唐主遣之李軌將安脩仁



涼州李軌

兄興貴在長安表請說軌唐主曰軌阻兵悖險豈口  
舌所能下興貴自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  
附弟脩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軌聽  
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易矣唐主遣之興貴至說軌  
曰涼地不過千里今唐起太原戰勝攻取此殆天啓  
非人力也若往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于今日矣軌  
曰吾山河之固彼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游說耳興  
貴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嬰城自守眾  
潰興貴執軌以聞河西悉平軌至長安伏誅以興貴  
脩仁為武侯大將軍唐初置十二軍統關內諸府唐

以徐圓朗為兗州總管八月唐儻公薨謚曰隋恭帝  
夏王建德取唐邢滄洛相趙諸州唐殺其民部尚書  
劉文靜是歲沈發與稱梁王於毘陵李于通建號於  
江都稱吳江淮渠帥杜伏威降唐唐殺西突厥曷娑  
那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唐主不許羣臣  
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為患秦王曰人窮歸我  
殺之不義久之引曷娑那入內殿既而送中書省縱  
北突厥使者斬之三年二月突厥立楊政道為隋王  
居定襄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刀兒連  
結刀兒為竇建德所圍金剛救之戰敗帥眾四千西



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資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二萬寇并州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命裴寂討之寂至介休與宋金剛戰軍潰劉武周遂取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進陷澧州軍勢甚銳裴寂惟怯無將略惟趣民入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悉起爲盜時王行本據蒲坂猶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

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假臣精兵二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是時竇建德克唐黎陽遂定衛滑兗等州王世充徇地至滑臺唐汴亳州降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渡河屯栢壁與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恒擾聚入城堡徵歛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間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



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唐將李孝基等攻賊黨呂崇茂于夏縣崇茂求救于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虜孝基等敬德等將還世民遣殷開山等邀之于良美州大破之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曰將步騎三千從間道趣安邑邀擊又大破之敬德世民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

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周武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積蓄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四圍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唐將攻王行本于蒲坂行本軍敗出降斬之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劉武周取唐長子壺關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于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士卒饑疲俟兵



糧畢集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必乘此勢攻敗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殉國豈愛身乎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市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二日不食獻

并州劉武周

濁酒脫粟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往諭之敬德尋相舉介休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叅屈突通慮其爲變告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唐以唐儉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李仲文爲總管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險隘縣軍深入無繼于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



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則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至此久之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而使君璋統其餘衆後君璋降唐以善終命瘞州縣暴骨帝聽妖人言立老子廟初王世克據洛陽所以部降唐者相繼世克多方禁之不能止至是唐主謀擊之世克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唐詔世克督諸軍擊世克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再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



不啻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顧乎唐主歎義之士一至此乎世民遣行軍總管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克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內世克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克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九月鄭顯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克絕秦王世民遣王君廓



攻輟輟拔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於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厥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内錫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槩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槩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

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也自是寵遇日隆是年李子通敗沈法興兵取京口杜伏威擊子通子通去襲法興法興走死四年正月秦王世民擊王世充世充與戰敗走世民選精銳千騎皆衣玄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程長孫將之每戰自被玄甲帥之以爲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屈突通將兵行屯猝遇世充戰不利世民帥玄甲赴之世充敗走二月以趙郡王孝恭爲夔州總管李靖爲行軍總管使圖蕭銑秦王世民敗王世充于穀水進圍洛陽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帝曰



今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  
可悉收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城營未  
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以  
精騎陳於北卽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悉衆而出徼  
幸一戰今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兵五千  
渡水擊之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爲唐軍斥候爲世充  
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  
臨洛水爲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  
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爲懷文走趣唐  
軍至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甲袒示羣臣曰

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豈非天以命乎世民圍洛  
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  
步八石弩箭如車輪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  
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凡十三輩  
皆不果發而死旬餘不能克將士疲弊思歸劉弘基  
請班師世民曰東方已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  
垂成奈何棄之乃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不敢  
復言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使奏曰世充智  
盡力窮克在朝夕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  
虎牢拔之王世充使說突厥頡利曰昔啓民奔隋賴



文帝之力有此字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汾陰唐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死者相倚於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兵十餘萬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

糧食故爲我持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此出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



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信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俱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

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二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入于伏内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爲我有



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  
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脩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  
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  
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矛相遇彼遽崩摧郊勞  
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  
雖悔難追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  
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  
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  
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世民北濟河  
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以誘

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  
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行  
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  
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無紀律逼  
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  
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  
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  
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  
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  
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



仗甚鮮迥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而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泥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

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杭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太宗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逐之建德墜馬讓拔槊欲



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歸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德彝甚慙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走襄陽諸將曰所恃夏王今已為擒雖出終必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禁止侵掠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蕭瑀封府庫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

等十餘人斬之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塲建德餘眾與裴矩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世充弟世辦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後李道玄以深入被殺世民深惜之謂



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之以至于此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是年杜伏威執李子通送長安冬十月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世民世民開館延文學之士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以歸殺之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據洛州盡有建德故道徐圓朗舉兵于兗州應劉黑闥幽州饑李藝告羅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騾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五年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世

民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洛水上以逼之李藝以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遣兵擊藝于鼓城大敗洛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恐君廓不能守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突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擊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世民復拔洛水與藝營於洛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不應李世勣逼其營黑闥運糧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沉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



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猶格戰守吏決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等奔突厥山東悉平已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爲其下所執以降斬之馮盎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秦王世民討徐圓朗圓朗走死其地皆平幽州總管李藝來朝突厥數爲邊患六年并州長史竇靜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朝議不合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議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

乃從靜議歲收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從之七年漁陽高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其將卒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數百人謂之假子常直閣下使其將張金樹領之金樹遣人入與假子游戲因潛斷其弓弦竊其刀槊以出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槊皆失爭出降開道知不免乃自殺金樹悉收假子斬之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爲媯州九年夏沙汰僧道省寺觀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太白復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乃立世民爲太子決軍國事罷沙汰僧道



以故宮臣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帝自稱太上皇太子世民即位放宮女三千餘人突厥入寇至便橋上親禦之突厥請盟而退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鑿苑專習弓矢閑居則為汝帥禦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皆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上面定勲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容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汝晦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義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



諸將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南王尚無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不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天下也禁淫祀雜占上于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

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曰君雖聖哲猶當虛已受人故知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才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上問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



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降宗室郡王爲縣公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知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御史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擢爲大理丞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









所  
圖  
書

